

新年報喜__崔白雙喜圖/徐偉珍

本文刊登在 2010 行天宮一月份雜誌



雙喜圖，軸，絹本，設色，縱：193.7公分，橫：103.4公分

雙喜臨門，崔白報喜

在中國，喜鵲因為被認為「人將有喜徵則鳴」，故一直以來被視為吉祥的象徵。俚諺曰：「喜鵲，清早來報喜，晌午來報財，晚上送個元寶來。」另外，傳說喜鵲會在七夕為牛郎織女築橋相會，故也有愛情到來的象徵。

在今年的一月，「吉光片羽」這個專欄誕生了，我們以崔白的「雙喜圖」向讀者報喜，也向這個新開的專欄報喜，希望大家都能在新的一年沾滿洋洋的喜氣。

「雙喜圖」作者崔白，字子西，濠梁（今安徽）人。生卒年不詳，釋道、人物、山水、花鳥無所不精，被稱為北宋最偉大的花鳥畫家。性情豪放、好古博雅。一生中大部分時間只是個民間畫工，生活顛沛流離，仁宗時已享盛名，神宗熙寧(1068~1077)初,受詔與畫垂拱殿屏風,畫藝超出眾人之上，受到神宗皇帝的欣賞，補為圖畫院藝學，元豐(1078~1085)年間升為待詔。英宗治平二年(1065)，參與相國寺壁畫修復與繪制，受時人稱贊。據《宣和畫譜》著錄，他還畫過許多以名士為題材的人物畫。

崔白是富有寫生精神的畫家，所畫花鳥手法細致、形象真實、生動傳神，富于逸情野趣，精于鉤勒填彩，體制清贍，筆蹟勁利如鐵絲，設色淡雅，開北宋宮廷繪畫之新風，打破了自宋初一百年來由的黃家富貴為標準的細密工筆設色花鳥體制，別創一種清淡疏秀、自然而富野趣的新風格。

北宋宮廷的花鳥畫，前期主導風格是以黃筌、黃居父子二人為代表的“黃家富貴”一路，他們的特點是對於物象極為細致、達到逼真效果的刻畫，在宋初被宮廷畫院奉為花鳥畫的楷模。而相形之下，崔白的畫法淡雅而善于變通，與宮廷繪畫筆墨工致的面貌相比別出新意，也影響了後來的「文人畫」。其弟崔慤，字子中，也是畫院畫家，兄弟齊名，畫風相近，都是改變宋初以來“黃氏體制”的重要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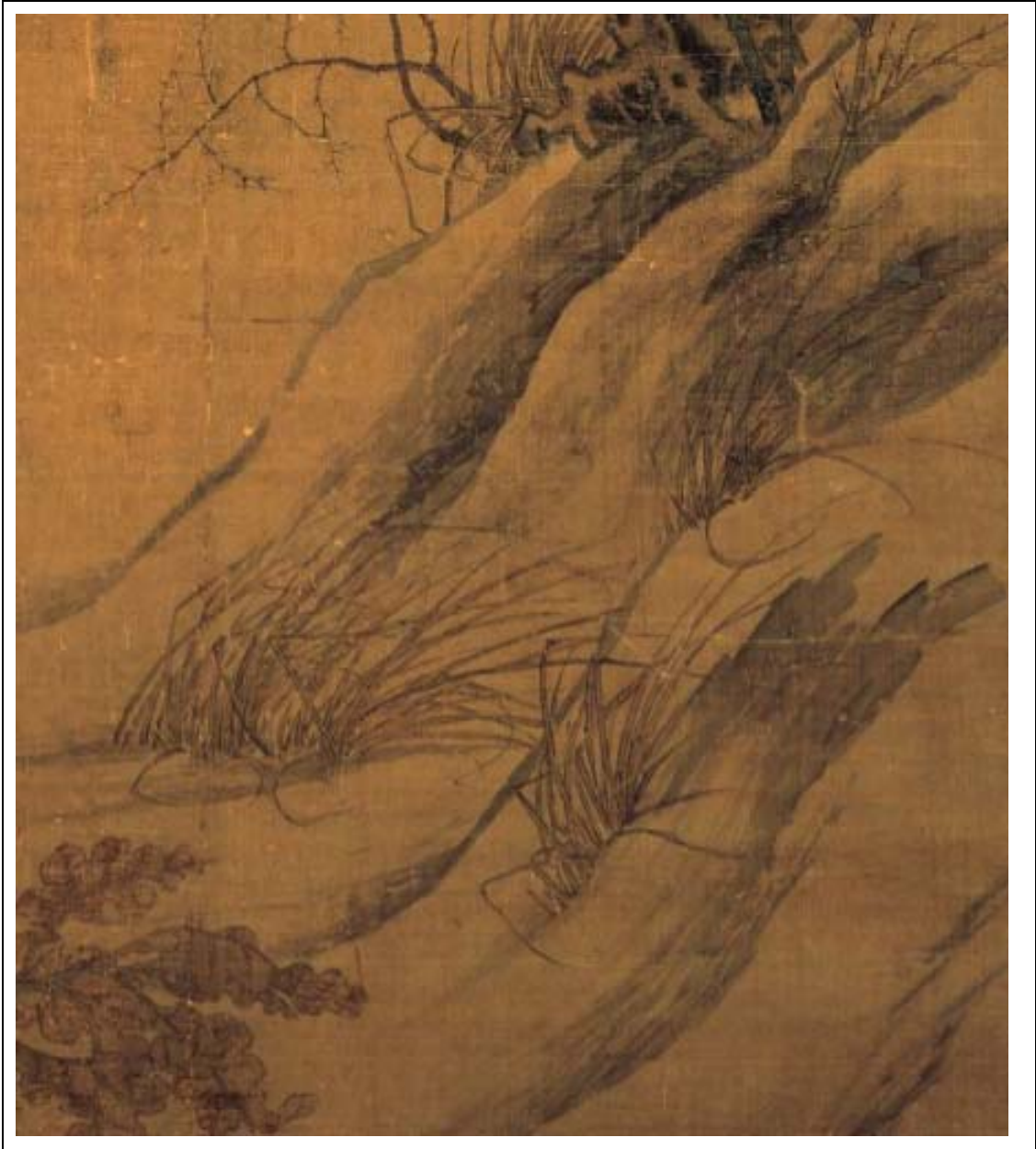


樹幹上有崔白款：嘉祐辛丑年崔白筆

「雙喜圖」的「雙喜」，指的是在此畫中的兩隻喜鵲，偶數在中國也是吉利的象徵，故喜鵲成對，象徵「雙喜臨門」。這幅畫最初名為「宋人雙喜圖」後在樹枝中發現題字「嘉祐辛丑年崔白筆」才歸為崔白作稱為「雙喜圖」，也有人稱為「禽兔圖」。

崔白的時代，畫家已經會在畫面上簽名，只是簽在較隱蔽的地方，往往難以令人發現，因此許多畫作往往要到後人發現作者簽名時，才能確定為是真跡，「雙喜圖」也是此類情況。





工筆精細，粗筆大氣

這幅畫的季節是涼爽的秋天，風兒吹來，竹葉草木都被吹彎了腰，一隻兔子在陡坡下玩耍，無意間闖入了喜鵲的地盤，因受到喜鵲的鳴叫聲而驚訝地抬頭觀望，左前腳微微抬起顯示出「受驚」之狀，牠的頭以大幅度的旋轉角度與喜鵲對望。事實上因為生理結構的關係，兔子不可能將頭做 180 度的旋轉，畫家在此所作的安排除了是要使觀眾更能清楚看見兔子無辜的側臉外，更能顯示出兔子的靈敏與好奇。

細觀畫家如何表現兔子毛茸茸的真實感，在兔子肚子上呈現的是軟乎乎的白毛，背部呈現的是硬且色深的毛，顯現出其觀察入微。與此相較，兔子旁邊的陡坡，

筆法較粗放，展現土坡的土石感。這種在同一畫面有細密描繪與粗放描繪的畫法稱為「兼工帶寫」，此種畫法是由崔白發展出來的，以求更接近物象的真實。



各依其類，靈活生氣

畫中植物長在光禿禿的土坡之上，可看出畫中時節「秋」的蕭瑟感，崔白畫這些植物時，則是依其不同性向作雙鉤填彩處理，如野兔下方被風吹彎的野草和小樹，雖同以雙鉤填彩的方式，我們仍能清楚地從畫面中感受到小草堅韌的身軀與樹葉柔軟的葉子這種質感上的強烈寫實。而在喜鵲占據的樹叢中則有枯樹、葉樹、竹子、草堆各依姿態錯落參差，在蕭瑟的意向中仍表現出豐富的生命層次，雖使畫面「鮮活」了起來，卻依然沒有破壞秋天的靜寂，顯示出畫家超水準的表現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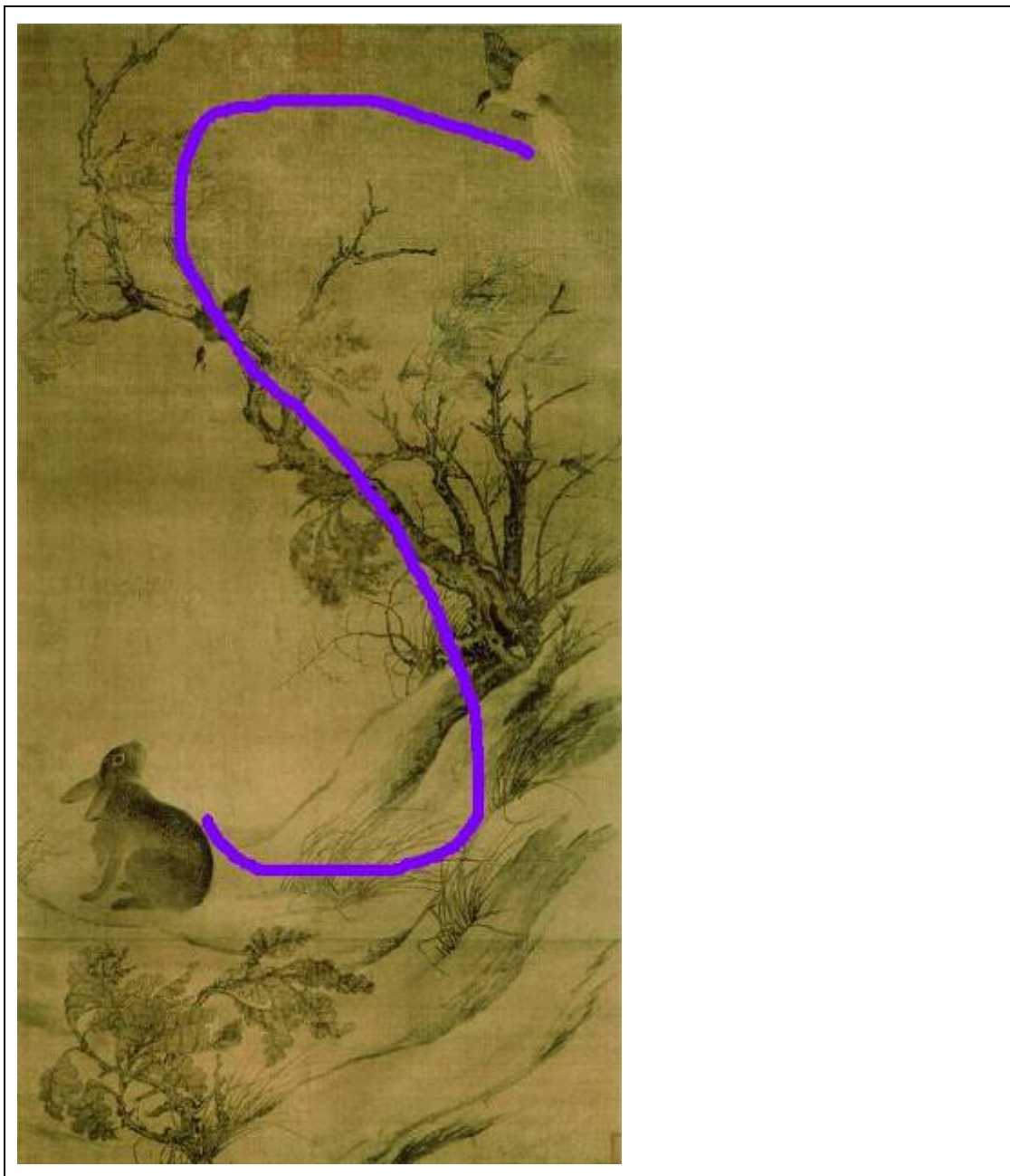


喜鵲報喜，點破空寂

但是，在這消寂寧靜的秋中，突然有個聲音畫破了空氣，那就是在樹上的兩隻喜鵲。這兩隻喜鵲，一隻站在高高的枝頭俯向鳴叫，一隻騰空助長其聲勢，牠們毛

羽富麗、精神抖擻、劍拔弩張以怒目圓睜瞪著這突如其來的入侵者——野兔」宣示其「土地所有權」，在人類的角度看來，可說是個相當生動有趣的畫面。

與此高昂的情緒截然相反，野兔並沒有以同樣高昂的情緒作相對的回應，只是抬起牠小小的頭，彷彿以「有那麼嚴重嗎」的無奈、慵懶態度來回應氣焰正盛的兩隻喜鵲，產生一個有趣的「對話」空間。



情景交融，對話活現

對話的是野兔與喜鵲在這寂靜之秋的交流，周圍氣氛仿若傾刻間緊張了起來，鵲

鳥、枯木、土坡與野兔展開一場「S」型的對峙與循環，讓寧靜的秋天隱隱然透露出了騷動與不安，在寂靜與緊張之間增加衝突與矛盾，更增添了繪畫「生」意的生動感。

這是一幅融情入景、融景入情的佳作。以動物間對話之情，融入秋天寂寥之景，又以緊張的「S」循環構圖之景，融入野兔與喜鵲對話的緊張之情。這樣的畫面已經超脫了單純的「寫生」範圍，雖然崔白是宋代寫生名家，但他不侷限於描繪大自然之物，而試圖在大自然中創造出更活脫脫、具有情節般的構圖，他起了一個意象豐沛的頭，等待著觀者為畫面編故事，使得觀畫本身即蘊含著無窮的韻味與樂趣，若在觀畫時難以了解畫家的匠心獨運，便無法體會並欣賞畫中有限之筆所表的無盡之情。